

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
## 第一百四十七回 五百道賜符三男同降 七十國獻壽六寶齊歸

素臣遠見改行，並不認識。行禮畢，改行復跪下去道：「陪臣奉大人文國主之命，令歐羅巴洲七十二國，派出四大國，每國兩正使、兩從使、隨同大人文國使臣，入中華朝貢天子，兼祝太君百歲聖壽。陪臣蒙公相不殺之恩，因討了這差，同諸使臣至廣州、香山、澳中，聽候朝命。奉旨以太君壽誕迫近，令諸國先來賀壽，再進京朝見。陪臣晝夜兼行，先趕到此求見公相，叩謝大恩。」袖中呈上兵部勘合，上開著：熱而瑪尼國正使一員曾改行字樣。素臣用手捧起，問道：「某與使臣素昧平生，何稱有恩？歐羅巴洲既有七十二國，何以自古及今，不通中國？大人文國主何人？何以忽知慕義，朝貢中國？又何以知家母歲？使臣冠服語言，何以悉如中國，無復少異？乞示其詳。」改行道：「原來公相認不得陪臣了！陪臣即僧人堅行，三十年前，曾無禮於公相，而致折此右腕者也！荷蒙不殺之恩，反賜太醫之治。陪臣彼時猶以私恩不敵公怨，憤而浮海。迨後各番俱尊王命，除滅佛、老，陪臣無國可容，途與同道之人，共造一船，貯足糧響，望大荒中定盤而行，思得一荒島棲身。奈有土木之處，即有人民，皆服中國之教，不吝僧道。輾轉飄蕩，約有數年，忽有國土，聞知為歐羅巴洲一大國，名熱而瑪尼，去中華已九萬里矣。國王聞知，驚為天賜，處以華屋，優以廩餼，崇奉供養者五六年。至十六七年前，忽中國有景大元帥，領兵航海而來，徵伏歐羅巴洲二十餘國，建國號曰大人文國。本國與意大利、亞波而、都瓦爾、依西把尼亞，各率附屬小國，降附大人文國主，受其節制。俱秉天朝正朔，亦如中國之制，除滅佛、老，獨宗孔聖，頒下衣冠禮制，用夏變夷。陪臣等中外無可容身，聞中國自滅佛、老之後，千祥萬瑞，一時畢集，西番活佛已誅，釋迦真身俱毀，想來天數已盡，只得蓄髮還俗，從中國衣冠之制。景國主復遣兩員天使，至各國宣佈教化，講說忠孝。各國俱設師儒之官，發四書、五經及太君、公相、大家各訓解，抄寫誦讀。陪臣細心研究，印證公相當年議論，方知儒教句句實理；釋教句句虛言。死心塌地，信服聖訓。感激公相之念，日日加長。陪臣五十娶妻，現已生有兩子一女。順天地之氣化，接祖宗之嗣續，不至終為無父無君之亂民，皆公相之賜也！」

素臣急問：「兩天使何姓？」改行道：「一姓景，即是國主之兄；一姓文，說是公相之叔，不知真實。」素臣狂喜，忙請入補袞堂，與諸相相見，將改行之言，述了一遍。道：「日京一旦挾挾亭及家叔航海而去，幾二十年，杳無消耗！孰意於荒外另闢一字，專闡聖教，宣佈王化，真快事也！」說畢，掀鬚大笑，涕淚俱下。心真、首公、成之、無外、古心、鐵面、尹雄俱發狂喜，鼓掌擊節，快歎不已。鐵面、尹雄俱道：「況大元帥常說，中國有了公相，用他不著，當於海外創立非常之功，以成公相之志！今大願已酬，我輩固當遙賀！」說畢，舉杯屬客。

宗貫問道：「此事始末，鐵兄在島，必知其詳。」鐵巧道：「那年大太師平了日本，把景司業請了去，況大元帥就想到西洋。因不識海道，耽擱了幾年。島中無事可為，便造了許多大船。發出島中積下的金銀，叫了島中誠實過戶十幾人，販些朝鮮、日本的土貨，到南洋一帶做些生意。後來得大西洋波而都瓦爾國人，在廣東濠鏡通商，島船就往濠鏡，把貨物賣與西洋。大獲其利，又載些西洋寶貝回來。將近十年，與波而都瓦爾人熟習，知其航海程途，及歐羅巴七十二國風土民情，始有把握。其時東南洋、印度佛教已除，回部天方信奉摩哈麥者，亦已滅去六七。單有歐羅巴天主耶穌荒誕之說正在橫行，況大元帥想請日本協力進兵，剛值太夫人八十壽誕，尊僕已渡海回京，無可商量。只得請回景司業與叔太爺，駕起大船，望西洋直進。吩咐咱們兄弟等著島中，恰一字不許報知。況大元帥是個莽性人，怕做不成功，被公相恥笑。故二十年來，島中人進京，從沒一個說起。如今是完了他的願了，一個地球，左面有公相，右面有了他，治得鐵鑄成一般，就是千年、萬年，也是打不破的了！」說著，眾人都笑起來，滿飲一杯。素臣復賀心真、首公、成之、無外一杯，眾客亦各賀素臣一杯，心真等與古心、素臣又交賀了一杯。

改行進來，添設一席，因不敢當客，再三推辭，始由主人定坐在西面汪、蘭二人之下，退後半席。聽鐵巧說況大元帥故事，開口道：「陪臣隨著國王，三年朝見大人文國主，年紀七十以來，比咱門五十餘歲人，精神更自強健。這歐羅巴的境土，國主再治二十年，真個萬年不得打破哩！」眾人均未及答，傳報有旨到門，眾客隨素臣出接。

寶旨者卻是懷恩，道：「這旨卻要太君立聽開讀，並須齊集眾公子、公孫跪聽開讀。」古心、素臣忙著人分頭稟傳。

是日裡面亦點四出，元夫人聞水夫人愛看苦戲，點了《訂妾臨危》，連夫人點了《感恩酬妹》，鐵夫人點了《分兵滅浙》，尹夫人苦讓水夫人不得，點了一出《齊驚俠女》。頭一出上場，一生一旦，宛轉屈曲，摹出殘燈無燄，垂死病中；紅粉青衫，泫然訣別。將素娥臨危囑語，傷心之語，可憐之狀，及素臣深憐痛惜，柔腸寸斷無可奈何神理，和盤托出。登時，惹得眾夫人鼻涕眼淚，流落不已。素娥更似重臨病榻，淒然欲絕。心頭一塊冷氣，直塞而起；眼中兩行熱淚，平傾而下。元夫人懊悔無比，坐立不安。正在含著眼淚，欲向水夫人告罪，求中止此出，恰遇稟請接詔。水夫人拭淚出接，元夫人一塊石頭方才掇下。向素娥再三謝罪，吩咐子弟，太君接詔進來，不必補完，競接做下出便了。

水夫人出至日升堂，古心、素臣及諸子孫曾衣冠者，俱已齊集。懷恩宣詔：贈文氏自遷居吳江始祖至六世祖，為啟賢侯；高曾相稱四代，為啟賢公，其原封衛聖鎮國公如故；水氏三代祖父為壽恩伯。蔭文虎嫡孫世襲吳江縣知縣，如曲阜故事。仍孫以後，二十四男之外、世襲五經博士四員。賜金魚五百道，為諸子孫曾衣冠男女佩符，符上填各人官爵名字，以便定省時，規符即知為何代何人。賜水夫人九翠四鳳冠、鐵金繡鳳衣、宮女四名、內監四名。

水夫人等謝恩畢，取佩魚看時，惟素臣、遺珠兩符，但有官爵，不書名；餘俱書名；至臨末九符，空而不填。懷恩說：「自五月初十日，至七月二十五日止。府中身添男丁十丁，女丁三丁，萬歲知府中重者尚多，故備此空符，以足五百之數。」誰知旨剛宣畢，公主、百子兩府齊來報喜，文奮、文異、文華各添一子。

懷恩瞠目驚異道：「怎祥瑞稀奇之事，總出在公相府中？那年太君生日，祖孫三代同年月日而生；今日三兄弟差不多同時了。兩位郡主添了公子，咱回去奏知，萬歲爺合兩宮娘娘又是一喜哩！」素臣著人去問，果然俱是未時，但刻數有先後耳。取文奮之子名（方壺），文異之子名（白靈），文華之子名（旗其換為焱）。

懷恩道：「咱就在這裡叩見太君罷。」在地下連叩三首。古心、素臣亦回叩三首，留出補袞堂上席。

水夫人入內，各夫人俱迎著道喜。水夫人謝過各夫人，問田氏道：「白親母姑娘，東方姪女，俱在那邊守生費心，你該去道謝。」田氏告便自去。眾夫人也要去道喜，遂止住了戲文，各用酒飯；赴各處遊玩，便去公主、百子兩府道喜。水夫人命把圍碟送去，令阮氏及璇站等往陪。

外邊上席，尊懷恩為上賓，坐了首席；改行以陪臣不敢與三臣齒，坐了西邊旁席。懷恩問：「公相府中，還有幾位姑娘有孕？」素臣道：「家兄處六人，學生處十六人，但產前俱遠，現且不能仰慰聖林耳。」懷恩道：「今曾孫在外，莫非多生子女，適符五百之數？如今見先把這三位上了金魚，王老先做了三十年的家宰，福壽雙全，就請尊筆一填。」眾人聞知同時生了三曾孫，俱向素臣道喜。宗貫便在席上取符，填寫百歲子文（方壺）文（白靈）文（旗其換為焱）字樣，給與匠人雕刻。

懷恩問改行來歷，笑道：「那年尊使欲手刃公相，今可謂吳、越一家矣！咱不好盡言，只要看今日席上，除了汪、蘭兩老先，兩位小閣老，餘外那一位不是七八十歲？申先更是九十外了。方才出城，遇著洪大師們，一行有一二十人，說昨日在府中慶壽，今日往生祠遊玩。也都是七八十歲老人。說什麼香山九老？數什麼洛卜耆英？現在景星慶雲，和風甘露，四靈滿園，千丁繞膝，同年月日生祖孫三代，本日三弟兄更同年同月日同時降生，沒除佛、老以前，有這等人物，這般祥瑞嗎？」改行道：「陪臣追思前事，悔不欲生，適才已稟過公相。你說四靈，育子生孫，滿園祥瑞，即這一本神芝，未除佛、者以前，豈得見此靈異耶？」

懷恩回過頭來，注視林芝，喝采道：「這芝比二十年前，更高大有一兩倍哩！顏色光芒，怎就到這般地位？四面小芝，大小重

迭，也沒個數兒，敢就合著百子千孫的數兒，也來可知哩！咱還記得有只神鹿，是同這芝來的。如今長得怎樣長大了？」素臣道：「那鹿的身量，較前長不多；精神卻越發得比前更不同，目如閃電，角如糾糾，渾身毛孔俱有光芒，與園中牝鹿交合，已生下許多梅花小鹿哩。」懷恩大喜求觀，正席後復邀同眾客人圍，素臣命設翻席湖心亭。那鹿似知人意，旋繞席間，把懷恩看得心花俱放，喝采不迭道：「哪林芝是多男之徵；這神鹿是多壽之徵。太君壽比堯年，自不消說；公相亦定享期頤。懷恩若再有十年之壽，再來叩祝公相八十壽誕，太君一百十歲壽誕，再看這神芝神鹿兩回，便大造化矣！」御園及公相賜第，四靈亦俱生子孫，無比之多。聞有溫泉，比易洲更勝，今日更求一浴。」眾客亦俱求浴。素臣道：「泉係常流，無虞積穢。各位挨次入浴，正是不妨。」於是眾人輪流入浴。有景是卿雲，光彩照耀，如同白晝，不須秉燭，遊賞至盡歡方散。

次日五鼓，古心、素臣至宗祠祭告畢，即同五湖祖孫，至水氏宗廟祭告，回家日已將午。各外國王及母妃，俱到門慶祝。外國是朝鮮國王李懌、琉球國王尚真、安南國王黎啣、滿刺加國王馬哈木、沙阿丹國王那思兒、韃靼國王小王子哈密、忠順王拜牙、即撒馬爾罕國王阿黑麻、于闐國王打魯哇、黑婁國王沙哈魯、天方國王寫亦把利克，共十一位。

裡面是朝鮮國母司氏、國妃尹氏、于闐國母文氏、國妃亦不利金、黑婁國母塞亦、國妃馬黑麻、天方國母速檀、國妃額麻，共八位。行禮俱如中國大臣，命婦儀注。水夫人與素臣俱愁言語不通，必需通事，難於款洽。及開出口來，俱與京師官語無別，兼有吳江口音者，不勝詫異。根問起來，方知是敬亭、何如兩人，在各國教授王子弟，故國中俱華語。至欲赴中國朝賀，更加演習，故能如此。

各國王、國母、國妃，一路見景星慶雲，和風甘雨，太平繁華氣象，已是誠歡誠忭。坐起席來，韶樂一作，百鳥交鳴，許多鳳凰翔舞庭中，雍雍喞喞，如笙如簧，相間而發。把心花都放開了。那思兒道：「聞公相園中，四靈俱備。外臣謹獻一麟，知是貽笑大方。然河海不擇細流，伏祈曬納！」素臣辭謝。從臣已將麒麟獻上，素臣看時，卻與園中麒麟不同：同是兩隻短角、牛尾、鹿身；而園中之麟，大者亦不過前足高七尺，後足高五尺，頸長一丈；此麟則前足高至九尺，後足高至七尺，頸長至一丈五尺。因道：「小園雖有麟，小於此所者半，所謂小巫見大巫者矣！」眾國王看著林芝，俱面面相覷，贊不絕口，道：「麟有大小，同一麟也。此芝豈猶常芝所得同耶？」

席散，即設翻席於園中，把諸國王俱喜到盡情極致，禁不住歡呼蹈舞起來，道：「此莫非天上邪？外臣等如不得此，虛生人世矣！」朝鮮、于闐兩國王，拱手說道：「此皆辟除佛、老所致。外邦自滅邪教以後，亦皆五風十雨，時有星雲景物之瑞，況公相之手除大懣者乎？」那思兒道：「小邦得麟，亦由於此。諸麟雖比小邦差小，卻多至十餘，滿身俱發奇彩。有此等神鹿，為目所未見，真奇觀也！」

素臣命將番麟引來，見了諸麟，如熟識一般，竟至其前，屈膝跪地。兩個老麟，用舌舔其頭面。番麟作叩首之狀而起，馴擾其旁。那思兒道：「怪不得中華天子為普天之主！小胡之麟，見了尊圍之麟，尚如臣子見君父一般。公相猶以大小相論邪？」

席散，出至補袞堂，復遍觀御賜匾聯、嘖嘖贊歎道：「一門五等，六世千丁之盛，固屬萬載希逢。而聖君聖相，君臣骨肉之遇，亦屬曠古無匹！外臣等習聞景、文兩老師之論，稱太君為女中聖人。大皇帝亦以此題贈，兼且熏沐拜手，非甚盛治，曷克致此乎？」

素臣本不受賀禮，因見番麟與園中諸麟依戀不捨，不忍擯去，將各國所獻珍寶一概壁還，單收下麒麟一物，於常賜經、書、磁器外，加賜一倍以酬之。那思兒大喜過望，謝了又謝，與各國王辭別而去。

素臣剛隨堂，內監稟：「太君請太師爺，有番王國母求見。」素臣暗忖：「國母如何可見？」但母親傳喚，自必有故，莫非施孫有甚消息嗎？因進至日升堂，只見兩個番女，如后妃之飾，背後隨著女官、宮女，迎將上來素臣急欲問避，旁邊走過阿錦，指著一番女道：「此于闐國母文氏，即奴所生之女。」天絲指一番女道：「此朝鮮國母司氏，即奴所生之女。請大師爺安坐好，令他兩人拜見。」素臣方才明白，朝鮮、于闐兩國王，一口吳江活，在坐踟躕不安，有問即立，凡答皆自稱其名之故。因立受其拜，兩國母入門。

內監傳稟：「有大人文國王差番使獻書。」

素臣大喜道：「此日京之書也！」忙拆開看時，其書曰：

別來已五十年矣，不通音問者亦二十年。

回憶成化三年仲春晦日，與諸友言志，如昨日事耳！光陰之速，乃至此耶？

張虬之事，不知有無？弟自幼閱其傳，輒神往。所言耿恭、班定遠輩，猶非本懷也。

弘治己未寄祝伯母八十，天生、如包等術所見聞，且喜且慚，喜吾兄之得志，古無其偶；慚弟之失志，令無可為也！虬髯遇太原公子，即棄之海外。弟所居之島，猶中土也。

令叔、家兄適至，述拂林人言。其國有耶穌者，生於漢哀帝元鳳二年，於光武時至意大裡亞國行教，合歐羅巴洲諸國土，皆尊為天主。其地去拂林七萬餘里，至今服其教不衰。其說荒忽不倫，出佛老下遠甚。因念中國自陳滅佛老，昌明聖學，一切長生、回回、白蓮、無為、燈絡、養團等教，皆如燭火，不撲自滅，豈容此教獨拔猖於荒外者凡二千年？心自忿之。

庚申春，遂制大船十艘，選島士五千人，以亞魯督之，精甲利器，糗糧而行，三年始達。兵不血刃，降其國二十餘，自建為大人文國。意大裡亞借其與國波而都瓦爾、熱而嗎尼、依西把尼亞，率所屬國均來歸附，蓋歐羅巴洲大小七十二國，皆秉天朝之制矣！由是拾吾兄之唾餘，布聖主之新猷，除僧滅道，去天主邪教，焚其書說，毀其像宇，設學建儒，悉遵孔氏。

賴今叔、家兄左右提挈，寒暑旬宣，以迄於今，不特佛老之根株悉拔而耶穌之萌孽俱絕，衣冠文物雖不逮鄒、魯諸生，竊已過於齊東之野人矣！

吾兄大行於中國，而弟小試於遐方，功業不可以河濶計。願足以補心力之所未足，而廣聖教於自古不通之絕域，滅邪說於二千餘年之延蔓，亦吾兄之所許也！

預計己卯歲為伯母大人百齡上壽，於丙於仲秋初五黎明發使，謹與令叔、家兄，遙望南天，八拜叩祝。欲致不腆，無裨毫末，惟達此哀哀赤耳！

歐羅巴人無他長，獨長於曆算之學，其見有古人所未及，與吾兄心法足相印證。至天體橢圓，則彼之老於此道者亦未嘗及之，以此見吾兄之學，皆天授也！所制規矩儀器、劉漏刀尺、算術所需，其千里、顯微、近視，老少花諸鏡，巧奪天工。中國得之，可免目廢，及測遠探幽之助。諸種現貢天府，未敢先充良友下陳。癸末年祝吾兄八十，當悉致之左右也。波而都瓦爾國有六寶物，其主親寶以獻。吾兄至不愛寶者，若此等至寶，則未有不愛者矣！

愚弟於中亦稍效口舌之勞，祈如藥師酬虬髯事，西向酬愚弟一卮酒，幸甚！願虬髯霸扶餘，有頡頑褻裘之意。弟則布天子神風，宣吾兄教化，同一遍跡海外，而心有大不同者，惟吾兄諒之！

大兄、諸姪，言至諸友，並一切親知，俱不另札，以家書且不作故。不作家書，以無可為妻子道者。令叔、家兄亦然。惟不置一妾，不蓄一婢，以謝之耳！

為吾兄述之，發一大笑也！

弘治二十九年八月初五日，愚弟景京頓首。

素臣喜動眉宇，但不解六寶之說，傳進使臣問之。使臣雲：「各國俱備有寶物，卻不知波而都瓦爾國是何六寶？」

水夫人送番國母妃出堂後，素臣呈上書札。水夫人大喜大贊，根問六寶之說，素臣述番使之言。水夫人道：「若是諸國皆有，何必鄭重其辭？莫非有施孫消息？但何以雲六寶耶？」素臣忙命文鳳等照抄三稿。分送何如、敬亭、日京三家。

復出問番使：「波而都瓦爾船隻，曾否到岸？」番使道：「本國船先諸國一站，大約明日可到。」素臣重賞番使，令其守候回書。

次日清晨，子孫外屬畢集，全身率諸孫婿、外孫婿、曾外孫婿為一班，祝畢，先出宴於東宅戲彩堂。三親王、三郡王，東西正席，南面，皇太孫稍前一席，南面居中，正席，諸後孫西面，諸朝臣東面，全身北面代主。優童獻上戲目，互相推讓，全身主意，派皇太孫、三親王各點一出。崇仁王點了《賜簪承恩》，江華王點了《東宮見聖》，安邑王點了《匹馬入宮》，皇太孫點了《一龍戲孫》，自在東宅唱演。

裡面全隱、全守車請外曾孫、外雲孫一單，通姐、處姐率諸外曾孫、外雲孫女一單為一班。外屬叩祝過，方是本案。遺珠一單，鴻姐等孫女一單，粵姐等曾孫女分六單，旖姐等雲孫女分四單，古心所出雲孫女一單為一班，祝畢。然後古心、阮氏一單，秋香即立於阮氏旁，退後二尺、素臣、田氏一單，璇姑、素娥、湘靈、天淵、紅豆即排立田氏旁，退後一尺，為一班、文柔等三十二孫及媳，分三十二單，為一班、惟蛟吟立鳳姐旁後，涇王郡生退立小公主旁後，各一尺。文甲等一百四十三曾孫，內七十八已娶，同妻分七十八單，其新產三人，虛其名，餘未娶之六十五人，分七單，為一班。臨末，輪到文銘等二百二十二雲孫，內已娶者四人，同媳分四單，餘未娶之二百十八人，分二十二單，內新生之（方壺）、（白靈）、（旗其換為焱）值正三朝，亦令乳娘抱而叩祝。文佑等三仍孫一單，為一班。七班拜畢，日已正午。幸有這般大屋，若止三五間淺促廳堂，便直拜至夜，亦不得完。

水夫人著至雲孫一班，獨少了領頭的人，不覺又想起文施。忽門監傳報：「波而都瓦爾國使臣送駙馬到府，說是本府少老爺，將到門了。」水夫人合素臣等這一喜，直喜到足足十分。

須臾，文施趕進，遍拜尊長，與同輩、小輩見禮。素臣即令先補祝水夫人百壽。水夫人止住道：「一切事慢講，只問你曾否生有子女？妻子是否回來？」

文施跪下，向水夫人及曾祖父母、祖父母、父母遍磕了頭，然後稟道：「雲孫不孝，因景叔組有書力勸，雖於夢中稟承，未知果達各大人尊聽否？不告而娶，罪已莫贖；兼收兩妾，尤屬狂悖。其中有無知誤犯苦情，另容細稟。現在妻妾並生了五人，俱已在途，雲孫馬快，故得先到。」

水夫人大喜道：「我與汝曾祖及汝父母，俱得有夢，亦但允許，可無嫌於不告矣！日京雲有六寶親獻，六是指你與五子了。波而得瓦爾國王想亦來此矣？」

文施道：「不獨國王，國妃亦是同來。因知本日是本家慶祝日期，故但令雲孫率妻子來叩祝，國王、國妃，俱於明日來祝也。」

水夫人吩咐備正酒十席，副酒二十席，送至波而都瓦爾國王船上。令文寤、文長，留使臣東宅門應筵宴。將西宇收拾，暫頓國王、國妃及文施夫婦。壽筵緩俟公主到府，與文施一同拜祝後再設。令文施入見鸞吹，出見全身等尊長。

皇太孫驚喜道：「剛演到賢內姪的戲，恰好賢內姪回來。你看那條青龍，不是剛下場，龍尾還在場上嗎？」

鸞吹因同日得了兩外孫，已極歡喜。今文施從天而下，又知添了五個外孫，更是喜壞，只管疑是做夢起來。

須臾，傳報公主到門，便顧不得家宴之期，慌忙迎出。等輩、小輩無不迎接，連田氏、鳳姐及長媳馬氏，不知不覺，也走下階除。水夫人扶著千年靈杖，亦立出前簷，注目而待。素臣、文龍、文甲雖俱垂手肅立，卻滿面歡顏，滿腔樂意。其餘上下人等，無不驚喜，以為萬年難遇此等骨肉奇逢。

忽見宮女丫鬟慌張失色，趕進報導：「隨公主來的兩上姨娘，十幾個宮女，俱暈在轎中，不能出轎。公主更躺在斯外，暈死在地。」水夫人等各吃大驚。素臣忙令素娥出視，令丫鬟等速備醋炭，燒伏龍肝，煮參湯伺候。台家大小，把大喜變為大憂，咨嗟錯愕。鸞吹及鳳姐婆媳，更是驚慌。文施魂不附體，一齊趕出看救。正是：

憂喜循環無定數，死生分別在斯時。

總評：

寫堅行中外無所容身，以見佛、老之根株悉拔，其意淺；寫堅行細心研究，死心踏地信服聖訓，以見佛、老之根株悉拔，其意深。深淺夾寫至盡，而死灰永無復燃之勢矣！此為透頂之法。

歐羅巴洲至萬曆時始通中國，何得於弘治時即預設各國名目？緣西人通貢自萬曆始，而其來則不自萬曆始也。正嘉時即有住香山、澳中，和行其教者矣！既知有是國，而不收入王會圖中，亦大一統者之所病也！故借日京以收之。既收之，而不便並除佛、老，又辟邪者之禍也！故復借日京以補之。

日京為言志之友，交與素臣更篤。爽性豪氣，復足擅場。我讀是書，真有一日不可無此君之意。而忽置之海島，不見面者五十年；不通問者二十年。令我疑極、悶極、想極、急極。不意於九萬里外，忽出頭地，建國稱王。一慰我渴思，抒我宿懣也，不亦快哉？

使日京但於九萬里外忽出頭地，建國稱王，而於本書渺無干涉，猶未足快也。快在除滅佛、老；使自古不通之國皆如中朝之制。即倔強如堅行者，亦且棄墨從儒，革心革面，乃足大慰我渴思，大抒我宿懣也！今人以《西廂記·拷紅》一出為快文，真如腐鼠之見。

素臣出迎堅行，特為文施，而竟丟入東洋大海，更不提起一字，寫得日京之信之喜，已到頂壁一層。

文氏榮封十代；水氏榮封三代，皆非常曠典。而仿啟聖公意封啟賢侯；仿曲阜縣例，世襲吳江縣，則尤曠古所無之恩典也！必如此，方足酬除滅佛、老之功。

素臣一身，內而母兄妻妾，外而親友故知，無一人不享遐齡，佳則佳矣，頗嫌不合事理。得懷恩一論，便成鐵板注疏。文人之筆有化工，詎不信哉？

日京一書豪邁不羈，讀之平長胸中志氣。

佛、老及長生等各教俱滅，而獨此耶穌一教，披猖於荒外，亦辟邪者之闕也！故並用日京以補之。

素臣事業日京斷不能為，日京事業素臣亦斷不肯為；外此無外或庶幾，彼敬亭、何如者，特挾之而去耳；瀟瀟而行，三年始達；此等莽想莽做，天地間不可無一，不能有二。

日京在島，屢有贈遺，現有七十二國共主，反與空書致祝百齡上壽，奇人奇事，令讀者茫然不解。細意體之，乃為預期之故。奇文妙文！